

冯承钧译著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马可波罗行纪

〔法〕沙海昂 注

冯承钧译著集

马可波罗行纪

〔法〕沙海昂 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可波罗行纪 / (法)沙海昂注;冯承钧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3

(冯承钧译著集)

ISBN 978-7-5325-6242-8

I. ①马… II. ①沙… ②冯… III. ①游记—世界—
中世纪 IV. ①K9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21062 号

冯承钧译著集

马可波罗行纪

[法]沙海昂 注

冯承钧 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网址: www.guji.com.cn

(2)E-mail: guji1@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5.25 插页 2 字数 330,000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800

ISBN 978-7-5325-6242-8

K·1496 定价: 46.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序

马可波罗书的中文译本,我所见的有两本。初译本是马儿斯登(Marsden)本,审其译文,可以说是一种翻译匠的事业,而不是一种考据家的成绩。后译本是玉耳(H. Yule)、戈尔迭(H. Cordier)本,译文虽然小有舛误,译人补注亦颇多附会牵合,然而比较旧译,可以说是后来居上。惟原书凡四卷,此本仅译第一卷之强半,迄今尚未续成全帙。

马可波罗书各种文字的版本,无虑数十种,戈尔迭在他的《马可波罗纪念书》中业已详细胪列,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原写本,如颇节(G·Pauthier)本之类是;一类改订本,如刺木学(Ramusio)本之类是;一类合订本,如玉耳本之类是。版本既多,各有短长,难于中加以取舍。不过我以为能将各重要版本的写法裒辑校勘,详加注释,其余似可不成问题。

我近来很想缩小研究范围,专在元史一方面搜集材料,所以大胆地译了一部多桑书。马可波罗书也是参证元史的一部重要载籍,旧译本中既无完本善本,我也想将其转为华言。相传此书是初用法文写成,而现存之诸法文本所用的文体,几尽是旧文体,很难畅读。本书注者沙海昂(Charignon)既将颇节本转为新文体,而出版时又在1924年至1928年间,可以说是

一部比较新的版本。除开别奈代脱(Benedetto)本晚出(亦在1928年出版)沙氏未能参考外,他参考的重要版本为数不少。这是我翻译此本的重要理由。

沙海昂原法国籍,清末国籍法颁布,首先归化中国,人民国任交通部技正有年,是一铁道专家,于公余之暇从事考据。这部注释可以说是一种好事者(amateur)的成绩,也不是一种纯粹考据家的作品,所以也免不了若干舛误,而于材料亦昧于鉴别。可是现在的汉学名家,是决不肯牺牲许多年的光阴,来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业的。本书叙言开始引证烈繆萨(A. Rémusat)的一段话,就是使人望而却步的一个大原因。既然不能求各方面的专门家通力合作,一个人学识无论如何渊博,终归要出漏洞的。伯希和对于此书虽然颇多指摘(参看《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然而要知道,“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况且沙氏的成绩不能说毫无优点。他将颇节本革新,使人能通其读,又将各方面的注释采摭甚繁,虽然不免有珠玉沙砾杂陈之病,可能辑诸注释家众说之长,使后来研究的人检寻便利,这是他本所未有的。

此书既然有些缺点,所以我的译本取其所长,弃其所短。好的注释一概转录,牵合附会之文则不惜删削。删削的大致以第五十九章以后为多。我原来计算第一卷的译文有十二万字,后经我删削者有六分之一,但仅限于不得不删的文字。此外只须其微有裨于考证,虽所引的是《辞源》之文,仍予采录。此外我仍用前译多桑书的译法,凡地名、人名有旧译者,尽先采用,考订未审者则录其对音。

沙氏沿袭颇节的错误,仍以马可波罗是元代枢密副使孛罗,致使华文译本有以孛罗为本书标题者。伯希和对此辩之

甚详。我以为不用多说,仅据《元史》本纪之文,已足明此种考订之伪。考《元史》,至元七年以御史中丞孛罗兼大司农卿,至元十二年以大司农御史中丞孛罗为御史大夫,至元十四年以大司农御史大夫宣慰使兼领侍仪司事孛罗为枢密副使,记载此孛罗拜官始末甚详,则不得为至元九年初至上都之波罗,彰彰明矣。又考程钜夫《雪楼集·拂林忠献王神道碑》及刺失德丁书,至元二十一年偕爱薛奉使至宗王阿鲁浑所,后留波斯不归中国者,应亦为同一孛罗,亦与此波罗毫不相涉。所以我名其人曰马可波罗,而不名之曰马哥孛罗。

现在马可波罗书的威权,当首数伯希和。戈尔迭从前撰玉耳本补注时,曾大得伯希和之助。沙氏注此本时,可惜有若干篇伯希和的考订文字未曾见着。读此书者必须取伯希和诸文参看。第一卷校勘既毕,特志数语于端。

1935年2月20日冯承钧命儿子先恕笔受讫

叙 言

〔法〕沙海昂

“校勘一部马可波罗 (Marco Polo) 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业。要作这种事业,必须确知中世纪的地理,东方的历史,此时代旅行家的行记,当时同现在鞑靼人 (Tartares)、印度人同其他亚细亚民族使用的语言,以及他们的风俗,同世人不大认识的出产。既确知矣,尚须加以适当的批评,细密的鉴别。这些事无论一个人学识如何博洽,用力如何勤恳,很难兼而有之。”(见烈缪萨 [Abel Rémusat] 撰《亚洲杂纂新编》第一册 382 页)

这些话绝对不错。我们作此事时,业已有这种感想,必须一个博学的人,才能够注释马可波罗书。这是我们所欠缺的。从前有几个朋友劝我们将这部“世界奇异书”刊行一种新版本,我们颇受这种事业的诱惑。可是我们所认识的马可波罗书,同众人所认识的一样。我们曾经读过,赞赏过,并承认过,颇节 (G. Pauthier)、玉耳 (H. Yule)、戈尔迭 (H. Cordier) 同其他学者对于他们所研究的不少问题所刊布的那些博识的注解,我们老实以为关于这个旅行家的研究,业已详尽无余。我们所以要必须尝试,是因为这个物搨齐亚 (Vénitie, 今译威尼斯) 人的行记,在意大利文、英文、德文书中,不难用贱价买得

一本；乃在法文书中，要觅取一部可读的马可波罗书，除开沙尔通(E. Charton)的译文(《古今旅行家》第二册)外，必须觅求贵价而难得的版本，像伯尔日隆(Bergeron)版本之类(《12世纪、13世纪、14世纪、15世纪中的亚洲行记》，1735年海牙〔La Haye本〕)，或是像几乎不能见的1556年的译本之类(《东印度有名州城的地志，同其居民的风俗法律志……》，物搦齐亚贵人马可波罗撰)。所可惜者，法文书中并无一部适应大众的读本，像1907年蓝克(Hans Lemke)博士采玉耳同颇节的注释所刊布的德文本之类。所以只能见着伯尔日隆译文的那些重刊本，而这种刊本不附注释，同旧法文的原译本一样难读。如此看来，外国人在他们的译本中不难读马可波罗书，而我们既难读旧法文本，只能见着一些引文，而且是些脱漏不完全的引文。

这皆是驱使我们执笔的理由。我们意思仅在翻译一部业已注释而易读的本子，将其文体略为更新，可是仍将它的朴直而意味深长的文格保存。当然我们选择的是1867年注释丰赡的颇节本，同时并利用玉耳同戈尔迭最近的注释。版本之选择，并无其他理由，因为纵在今日，如果要指定马可波罗书的一部善本，虽然我们偏向刺木学(Ramusio)本，仍不免承认1824年的巴黎地理学会本，具有最初笔录的风味，较之马可波罗本人改订的那些本子，易于了解。复次，刺木学本虽然详备(因为世人拟此本是马可波罗的最后补订本)，似乎有些后来窜入之文。可是各本皆有它的好处，必须互相参校。我们并不想规仿玉耳的尝试，将诸本合并为一本，因为各本对于一事时常叙述各异。比方第七十三章，有些本子说阔里吉思(George)国王是天德(Tenduc)君主长老约翰(Prêtre-Jean)以

后的第六个君主,有些本子仅说他是长老约翰的曾孙,其说皆有理由,未便取舍也。

我们的工作,一直到行近东突厥斯单(Turkestan)的时候,很顺利,可是到了此地,才知道困难;到了中国本部,又见许多游移不定的名称之考订,未免虚构;这些名称的考订,不能仅据欧洲人的撰述,必须考证中国的载籍。

幸而现代的中国学者研究到中世纪的情形、注意到中亚细亚的历史同蒙古人之侵略,他们曾将马可波罗书译释。这是些新的贡献,可惜我们不能知道利用。但是我们常在可能限度中引证其考证之文。其中有一人,是张君星烺,曾研究过波罗在中国所执的政治任务,其研究成绩已刊布于《地学杂志》中,他正在预备一部马可波罗书的刊本,可是不知在何日出版。

波罗此种政治任务,此时未便说明,后在结论中述之,因为有不少点,学者尚未发表意见,远东法国学校校长鄂卢梭(L. Arousseau)君将别有一种研究也。比方读刺失德丁(Rachid-eddin)的序文,足以使人惊异者,据说刺失德丁修史时,曾得一名Polo(钩按:此误。以后所言波罗的政治任务并误。伯希和对此已有纠正,可参观本书附录《〈马可波罗行纪〉沙海昂译注正误》一文。沙海昂后在本书第三册后亦自纠其误,并悔误采中国学者无根附会之说)者之助,此人来自契丹(Cathay),在本国曾为大元帅及丞相,“他认识突厥诸部的历史及起源,尤其是蒙古族的历史及起源,非他人所可及”。

马可波罗回西方时,曾止于波斯宫廷,必曾见过刺失德丁。只取其所记东方鞑靼历史诸章审之,其细节同刺失德丁本人的记载很符,此点毫无疑义。核对年代,好像可以参证波罗曾为刺失德丁合撰人之说,因为刺失德丁书成于1307年,

乃奉合赞汗(Khan Ghazan)之命而撰(合赞汗在位始 1294 终 1303 年,又据别一说,始 1295 终 1304 年),其撰人初为医师也。总之,刺失德丁所志此波罗丞相之大元帅的官号,恰与《元史》本纪所载枢密副使的官号相符。元朝只有皇太子能作枢密使,若是再考此人参与阿合马案件的情形,颇节所考马可波罗即是《元史》枢密副使孛罗一说,竟可确定。

又若马可波罗所记忽必烈(Koubilai)讨伐蒙古诸叛王,同诸叛王互相争战的事迹,表示他完全知悉他们的争端、他们的兵额。如果他在军职中未占一个重要位置,他如何能知这些消息?若是说他在预备远征日本一役里面未曾画策,日本人决不能将他视作忽必烈征伐日本计划的主谋。现在只说事实,忽必烈远征失败预备报复之际,正是马可波罗被任为扬州总管继续在职三年之时。这个地位本身已很重要,尤其重要者,其驻所就是预备远征日本的主要根据地。所以 1277 年徙扬州行省于杭州之时,原在扬州设置的一切机关,仍旧构成一种特别行政机关,直隶中央政府。

在这种境况中,以如是重要的地位委任马可波罗,足证他颇受大汗的宠任。又如他所记远征日本舰队的情形,以及他所闻此国的资力,又足证明他注意此国颇为深切。

这些波罗的政治任务,虽然在马可笔下泄露若干暗示,可是很保存秘密,如果有日检寻中国载籍,更有发现,尤足加增我们对于这个先到中国而将此国完全表示吾人的前辈之敬服。我们所应承认者,所有住在此国的外国人,或者无有一人能在少数篇页之中,将我们所亲见的事实、此国的历史、其地理、其外交、内地及四裔的一切种族、其政府、其资力、其居民之宗教风俗,等等,记载如是详悉。马可波罗在建设近代地理方

面,已经是他的母国物擷齐亚自豪的人,并是西方的光荣。顾因他曾在中国占有重要位置,牺牲大好年华,故此人殆渐为中国所夺去。等待数百年后,他的名字将与荷马儿(Homère)、赫罗多忒(Hérodote)、孔子诸大有恩于人类之人并垂不朽。

我们很想在一种科学训练的精神之中,对于中国名称之罗马字的译写,采用远东法国学校所用维西叶尔(A. Vissière)的译写方法。然而我们尚未见根据这种方法所编纂的字典。而且《马可波罗行纪》中所著录的地名极多,泰半皆见夏之时(Richard)神甫的《中国地志著录》,所以我们对于一切地名,尽先采用此书的写法。不见于此书的地名,则用德拜思(Debesse)神甫《汉法字汇简编》的写法。这两个著作家虽然同道,写法亦有不一致的地方。既然无有一种完善的罗马字写法,与其各人用各人的写法,何不采用一种呢?所以我们颇惜未能遵循远东法国学校的前例,对于其用罗马字译写的汉字,有不足的不得不加以补充。

尤使这件问题愈趋复杂者,这些地名,不久多为不适用的地名。自从中华民国建设以来,不仅改府为道、改州为县,而且常将行政区域的名称变更,如同从前朝代更易之例。然则应将欧洲一切载籍中所用的地名完全抛弃,改用新名欤?此事我们不能为之,宁可遵守马可波罗的先例,保存旧名,况且有些旧名尚在流行。

此书关涉问题甚夥,编撰尚未完全告成,我们不宜在一篇叙言中视缕。我们对于奖励我们的人皆表感谢,尤其对于我们东方语言学校的旧师长维西叶尔同戈尔迭二人表示感谢。我们的注释成绩不甚劣者,并出二师之赐。此国尊师,重于他国,成语有云:“请业者均受陶熔。”吾人之言,亦若是也。

马可波罗赠谢波哇藩主迪博 (Thibaud de Cépo) 钞本原序

此书是上帝赦宥的^①谢波哇藩主迪博骑尉阁下求之马可波罗阁下而得的钞本。马可波罗是物搦齐亚(Venice, 今译威尼斯)城的市民, 曾经久居数国, 熟知其风俗习惯。彼欲使世人悉知其所见之事, 并为尊重法兰西国王王子伐罗洼(Valois)伯爵沙儿勒(Charles)殿下起见, 以此书赠给谢波哇藩主(是为其书撰成以后之第一钞本), 愿由此富有经验的贤明之人携归法国, 出示各地。^② 谢波哇藩主迪博阁下既将此本携归法国后, 其长子若望(Jean)以父歿, 承袭为谢波哇藩主,^③遂以此携

① 观此语, 足见这篇序文撰在谢波哇藩主死后, 刻在后面所言此藩主子传钞的那些原钞本之卷首。

② 此语又足证明马可波罗从东亚归来数年后, 颇希望其书流传于法国。所以他最初编纂此书时, 不用他母国的语言, 而用法国的语言。

③ 谢波哇(昔 Cépo, 今 Chepo, 属 Oise 郡 Breteuil 乡)藩主迪博, 是法兰西国王 Philippe le Bel 的一个最有名的骑尉。先在 1275 年事此国王, 后事 Robert d'Artois, 奉命镇守 St. Omer 堡。1296 年时, 曾随之赴 Gascogne 抵御英人。嗣后改事伐罗洼伯爵沙儿勒, 被派到孔士坦丁堡。迪博于 1306 年 9 月 9 日自巴黎首途, 路过物搦齐亚城, 马可波罗以其写本之一钞本赠之。迪博歿年在 1311 年 5 月 22 日至 1312 年 3 月 22 日之间(见 J. Petit 撰《中世纪》224—239 页)。

归法国之第一钞本,呈献于国人所敬畏的伐罗洼殿下。自是以后,其友人有所求者,曾以此本付之传钞。^①

此本即是马可波罗阁下赠与谢波哇藩主之第一钞本;适在谢波哇藩主奉伐罗洼殿下及其妻皇后陛下之命,为孔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今译君士坦丁堡)帝国各部之总代理人,行抵物搦齐亚之时。^②

作于我辈救世主耶稣基督降生后之1307年之8月。

① 此本显是根据马可波罗所赠原钞本的初次钞写本。由是可见呈献于沙儿勒殿下之本,不是马可波罗的原钞本。其原钞本仍留在迪博长子处,于是才有其他传钞本。这些传钞本现存者有四本,三本现藏巴黎国民图书馆,一本现藏瑞士 Berne 都城图书馆。1865 年颇节所据之本,就是后一钞本,我们所据的,就是颇节的钞本。不过我们只将其词句更新而已,至其简朴文体暨其风味,仍旧保存之。

② 伐罗洼伯沙儿勒,是 Philippe le Bel 之弟,曾娶 1261 年被废的孔士坦丁堡皇帝 Baudoin II 之女为妻。其妻既然承袭孔士坦丁堡皇后的尊号,沙儿勒欲主张他得之于其妻的权利,所以派遣他一个亲信人谢波哇藩主迪博巡历东方,研究当地的实在情形,以备不久侵略之需。

目 录

序	1
叙言	1
马可波罗赠谢波哇藩主迪博(Thibaud de Cépo y) 钞本原序	1

第一卷

马可波罗自地中海岸赴大汗忽必烈驻夏
之上都沿途所经之地及传闻之地

引言	3
第一章 波罗弟兄二人自孔士坦丁堡往游世界	4
第二章 波罗弟兄二人之离速达克	5
第三章 波罗弟兄二人经过沙漠而抵不花刺城	8
第四章 波罗弟兄二人从使臣言往朝大汗	9
第五章 波罗弟兄二人抵大汗所	10
第六章 大汗询及基督教徒及罗马教皇	10
第七章 大汗命波罗弟兄二人使教皇所	11

第八章	大汗以金牌赐波罗弟兄二人	12
第九章	波罗弟兄二人之抵阿迦城	13
第一〇章	波罗弟兄二人携带尼古刺子马可往朝大汗	15
第十一章	波罗弟兄二人携带马可从阿迦首途	15
第十二章	波罗弟兄二人还谒教皇格烈果儿十世	16
第十三章	尼古刺玛窠马可三人赴大汗所	17
第十四章	尼古刺玛窠马可觐见大汗	18
第十五章	大汗遣马可出使	19
第十六章	马可之出使归来	19
第十七章	尼古刺玛窠马可之求大汗放还本国	20
第十八章	波罗弟兄同马可别大汗西还	22
第十九章	小阿美尼亚	26
第二〇章	突厥蛮州	27
第二一章	大阿美尼亚	27
第二二章	谷儿只及其诸王	29
第二三章	阿美尼亚东南界之毛夕里国	32
第二四章	报达大城及其陷落	33
第二五章	报达之移山灵迹	35
第二六章	基督教徒闻哈里发之言大惧	36
第二七章	主教见独眼靴工	37
第二八章	靴工之祈祷移山	37
第二九章	帖必力思城	38
第三〇章	波斯大州	39
第三一章	三王之归	41
第三二章	波斯之八国及其名称	42

第三三章	耶思德大城	43
第三四章	起儿漫国	44
第三五章	哈马底城及其残破	46
第三六章	又下坡至忽鲁模思城	50
第三七章	经行一疲劳而荒寂之道途	53
第三八章	忽必南城及其出品	54
第三九章	亘延八日程之沙漠	55
第四〇章	山老	57
第四一章	山老训练哈昔新之法	58
第四二章	山老之灭	59
第四三章	撒普儿干	60
第四四章	巴里黑城	61
第四五章	盐山	62
第四六章	巴达哈伤州	64
第四七章	帕筛州	66
第四八章	客失迷儿州	67
第四九章	巴达哈伤大河	70
第五〇章	可失合儿国	73
第五一章	撒麻耳干大城	74
第五二章	鸭儿看州	75
第五三章	忽炭州	76
第五四章	培因州(播仙)	79
第五五章	车尔成州	83
第五六章	罗不城	86
第五七章	唐古忒州	93
第五八章	哈密州	95

第五九章	欣斤塔刺思州	96
第六〇章	肃州	100
第六一章	甘州城	102
第六二章	亦集乃城	104
第六三章	哈刺和林城	106
第六四章	成吉思之为鞑靼第一汗	108
第六五章	成吉思集军进攻长老约翰	111
第六六章	长老约翰进击成吉思	113
第六七章	成吉思汗与长老约翰之战	114
第六八章	成吉思汗后之嗣君及鞑靼人之风习	115
第六九章	鞑靼人之神道	120
第七〇章	哈刺和林平原及鞑靼人之种种风习	125
第七一章	额里湫国	128
第七二章	额里哈牙国	129
第七三章	天德州及长老约翰之后裔	130
第七四章	上都城	136

第二卷

记大汗忽必烈及其宫殿都城朝廷政府节
庆游猎事,自大都西南行至缅甸记沿途
所经诸州城事,自大都南行至杭福泉州
记东海沿岸诸州事

第七五章	大汗忽必烈之伟业	143
第七六章	大汗征讨诸父乃颜之大战	144